

文學夥伴聊天室

採訪整理 | 編輯部



林巾力
臺文館第七任館長



李惠貞
出版工作者



張嘉祥
音樂人、作家



楊富閔
作家



鴻鴻
詩人、編導



蘇碩斌
臺文館第六任館長

Q1

臺文館在2019年成為糧食局倉庫的活化使用單位，到了2025年終於以臺灣文學糧倉之名正式啟用，在這六年的籌備過程中，曾有過哪些討論呢？



首先是這棟建築物有個趣味，它在1958年因焚毀而重建，卻保留了1935年風格的日式屋頂，內部風格很特殊，是歷經政權變化、利用舊有痕跡加上對新世界的理解所做出的空間，這個空間本身就是個混雜、再挪用的示範點。另外，臺文館在臺南已經是穩固的核心，我們認為不需要再到臺北複製一個文學館，因此根據空間的特質，規劃用這裡來討論文學的藝術形式，以及可以做實驗的一面。

文學糧倉所在的位置非常方便，加上臺北是首善之都，又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所以在跨域的方向之外，我們當時也把這裡定位成世界中的臺灣文學，是一個國際基地，希望它是臺灣文學與國際的連結，可以呈現臺灣文學的各種可能性，用來做推廣。



Q2

創作者對於文學糧倉有什麼期待呢？



很開心可以看到又有一個新的文學空間被設置了，這代表我們對文學的想像越來越活潑多元，也讓文學與日常生活有更多連結的機會。

臺文基地對我來說是偏向靜態，而且跟文學本位比較相關的空間。我參觀了文學糧倉之後，覺得這裡更有動態想像，因為在硬體上已經有了燈光、音響的規劃，整體很像一個劇場空間。

文學糧倉其實是一個複合式的空間，可以發生一些很好玩的東西，也鼓勵年輕創作者做各式各樣的嘗試，所以我會期待文學的魅力在這裡可以更被欣賞跟演繹。



這裡有比較大的腹地，不管是展覽，或是更大一點的演出、呈現都充滿可能，我覺得很不錯。



Q3

文學跨域計畫是之後的重要活動，大家對文學跨域這件事有什麼想法呢？



從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到現在大概過了五百多年，文字意會的時代已經慢慢結束，我們正面臨視覺文化、聽覺文化的挑戰，也希望可以在這裡彼此對看。文學應該看一下其他媒介，而其他媒介則應該了解一下過去五百年的文字中有許多可以挖掘的內涵。

跨域本來就是文學傳播的重要方式，像我自己策展臺北詩歌節，過去二十年來也做了文學跟劇場、影像、舞蹈、裝置、行為等等的結合，這些可以讓文學有更多闡述跟不同型態的表現。大家以往比較熟悉的可能是文學改編電影，但電影的造價很高，如果能用更靈活、有機的方式做文學演繹傳遞，對文學家來說，是多了一種傳播管道和解讀的可能；對讀者聽眾來說，是多了理解文學的介面；對藝術家來說，這也讓他們有機會用自己的形式去挑戰不同的文體，所以對各方面來說，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文學可以連結各種不同的媒材或藝術形式做展演、在一個空間裡發想碰撞，並且把不同領域的人串連在一起，那會是一件很棒的事。



對我來說，應該是文學再跟另一個藝術形式結合，比如說跨到影像或是音樂。



現在的創作不是只有文字，還有聲音和其他各種形式，文本也不一定是先從紙本書的文字出發，有很多是從漫畫、遊戲而來。我會期待文學能被重新定義，或是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來源產出文學。



首先以我的經驗來說，我覺得我認識文學的方式就是跨域的。比如說，我是看電視、看歌仔戲、參加廟會長大的，這些看起來跟文學無關，卻都是我體會文學的方式，文學本來就存在這些生活中。那現在來談文學跨域的話，我認為跨域是動詞，所以一定會有力量，它可能是一種重訓、一種破壞、一種整骨、一種復健，會打破框架、擾動大家原本習慣的樣子，而這種衝撞一定會產生火花，可能失敗受傷，但無論如何去做、去改變，這也是跨域的實驗精神！

